

杀子弑父背后

□ 撰稿 | 曾念群

《封神第一部》又名《朝歌风云》，有网友玩笑称，这魔改很古希腊，不如叫《弑父风云》。

确实，举古希腊以前三代神王乌拉诺斯、克洛诺斯和宙斯为例，皆是远古传说的弑父楷模，而《朝歌风云》的殷寿与八百质子，就像乌拉诺斯和他瑟瑟发抖的十二泰坦儿，他砍杀殷郊之举，一如克洛诺斯生吞他的孩儿，他的荒淫无度，和宙斯一路德行。但我们并不能以此为据，往古希腊神话屁股上贴。

《朝歌风云》里各种杀兄弑父在我们的古代史里也是一拎大把。比如杀兄夺位的楚成王，便是被亲儿子楚穆王逼上吊的；“沙丘宫变”的赵武灵王更惨，被儿子赵惠文王饿死时，45岁正值壮年。杀子的案例更多，以无出其右的唐朝为例，自李世民弑兄逼父打开父子杀局的潘多拉魔盒，不仅有踩着儿子尸体上位的女皇武则天，还有一日杀三子的李隆基。

弗洛伊德曾说，人类天生具有弑父情结，从一出生，他就注定要和父亲展开斗争，以摆脱被统治、被支配地位，争取独立自由的权利，进而掌握家庭的主导权和社会的主动权。

《孔子家语·本命解》给出父亲“天无二日，家务二主，尊无二上”的家庭至尊地位，《论语·学而篇》给出“父在，观其志；父没，观其行；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！”，在儒家孝道观的一统天下，父为子纲成为伦理纲常，甚至出现“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，父要子亡，子不得不亡”的扭曲。在这种纲常制约下，弑父不可能成为被认可的斗争，而是耻辱柱上十恶不赦之罪。

相比之下，弑父情结在西方文化里却是另一番景象。作家笔下的父亲或冷酷无情，



或贪婪吝啬，比如卡夫卡的《变形记》，巴尔扎克的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；作家们有时揭露父子女间相互残害的可怕世界，有时赞誉智勇双全的年轻人战胜保守、歹毒的老家伙。从这个维度上看，弗洛伊德的弑父情结，还是非常通透的。

《朝歌风云》其实是弑父和尊父的复合体。片中弑父主要有三处，一是殷寿借狐妖之手杀兄弑父，二是撞掇四质子弑父，三是质子姬发对殷寿的弑父，外加一个殷郊被误会弑父。为此还铺垫了两段杀子，一是质子苏护被逼自绝于冀州城下，二是殷寿公开斩杀儿子殷郊，外加一个西伯侯误食其子。

影片杀子弑父的背后，更多的是父子情深的火种。重场戏“四质子弑父”，不单单是父子只能活一个的道德选择，事关谋逆大罪，全族人的性命都在一剑之尖。这场戏是整个故事情感的张力点，有如沙漏瓶颈，将此前殷寿杀兄弑父的绝情倒置过来。殷郊对父亲殷寿的父子情从尊敬到维护到撕裂到弥补再到绝命，姬发对殷寿的义父情从服从到崇拜再到绝望和反叛，姬发对姬昌的父子情有叛逆的质疑最后惊醒幡悟，伯邑考对父亲姬昌则是以命相换，此外还有雷震子对姬昌的报恩，都是看似将熄的父子情光辉重燃的火种。

封神谱系里的弑父，绝非《朝歌风云》特产。早前的动画《封神：杨戬》也有反抗其师父玉鼎真人的设定，《姜子牙》片尾展露打上天、断天梯并挥拳师尊，而《封神演义》的旧文本里，早有李靖、哪吒父子相害桥段。《朝歌风云》改编后，似有西方弑父情结的痕迹，实为将要崛起的西周对君为臣纲的反抗，它的终极胜利，也是东方传统仁政对暴政的胜利。👉

